

東南風雲人物(下)

王公璵原著。凌紹祖校訂

——蘇省舊日長官的掠影

(本文另有圖照刊第2頁)

次驊先生鋒利嚴峻

在蘇省主政的學人葉楚傖先生之後，繼任的便是望重黨國的顧公墨三。而長民政者則為趙啓驄先生。

趙先生字次驊，籍鎮江(丹徒)，傳為革命先烈趙伯先(聲)公家族，但世系不詳。又聞彼久任軍中要職，亦無從知其詳歷。以部屬對於新任長官，惟憑「如是我聞」，自然無尋根究底的必要。

次驊先生履任不久，其所表現鋒利嚴峻，殊令地方官吏警惕。以這樣有威可畏的民政長官，來作寬厚持重的墨公的「佐貳」，恩威相濟，一時頓令下級督知惕厲，政風為之一變。尤其和省府關係最密切的縣長一級，大都感到有些激盪和戒慎而益知盡職。

不必為這些空洞的印象了。且把我初次晉省拜謁的前後，就記憶所及，略一陳述。

那時我在蕭縣，還兼了省黨部一個名義；但難得到省垣一次。因為有一樁比較重要的計劃，必須要向上司稟明，請加俯察，藉當備案。「醜

媳婦總是要見公婆」的，所以在請准了假後，便拚擋就道，搭津浦車南下。有什麼重要計劃要向上級面陳呢？且再補敘一下，藉明原委。

緣蘇皖豫邊區三不管地帶(蕭縣和宿縣以及永城三縣境)，即以後與匪「徐蚌會戰」我軍被困的那個區域，向為匪類滋生的溫床。

那時在該處潛伏了大股匪類，即將集合有不軌行動；我得到這些情報，便在縣之西南境和豫皖兩省毗連處，有了相當的防堵和戒備。並預料必要時，勢須深入豫皖境內予以迅急剷除，藉免滋蔓難圖。那時蕭縣因在剿平大股土匪之後，武器彈藥殊為充實，且戰鬪意志頗旺，自揣有此力量。惟縣隊並非國軍，越縣境即越省境，將致滋生紛擾，而其屈在我。為公私兼顧計，必須先行向上級呈明特殊情形，預留退步，這便是我晉省的主要原因。至縣長的「頂頭上司」，便是民政廳長，自然主要的要一謁趙公。

在南去的津浦車上，於攀談中意外地遇到那縣的縣長，他也同時晉省。這位縣長好像姓彭，是文官考試及格，分發到江蘇任用的，名字已記不清了。他曾向我說起，見了趙廳長，誰知吉凶

禍福；也許不容有所陳述，便先交警衛看管起來；並問我是否有這麼的想法。記得我曾答覆他：是非在我心中，吉凶關於命運；於心無愧，何計其他？那時在縣長晉謁趙廳長時，被留下看管去職的，聞已有數起，是這位彭縣長所疑懼的並非無因。須知被長官扣留交警衛看管，雖然在法庭上不一定有罪；但有了這種處分，也不無影響到「小小的前程」。是這位長官的「威」，可從彭縣長的口吻中能表達出來的。

到省後，這位彭縣長先到民廳晉謁，果然在會客室中被扣留看管起來了，為什麼和結果如何，不得而知。

他為什麼在車上有那樣說法？是預感？是心中有病？便無暇去推測了。

在彭縣長之後我晉謁這位長官時，卻令我大感意外。因他面如冠玉，是一位翩翩書生的外型，絕無一點威稜可畏的影子。可是他開始訓示的氣派，確又咄咄逼人，令人無置喙的餘地。

他見了我後，便搶先說道：「我知道你要來，我並知道你要談土地登記的問題！」這種未卜先知，且具有佛家「他心通」的功力似的向我這

麼宣示，令我瞭然不知所對。但我旋即悟到是牠誤會了，這誤會的原因，且容節外生枝的一提，藉明究竟。

在蕭縣股匪平定後，我曾進行土地登記，期裕稅收。因土地與納稅人已年久脫節，難於稽考。而地主與經辦田賦之所謂「糧書」相互勾結，移轉飛灑，任意剝削無告農民。果辦土地登記，可剔除此弊，為多數地主及「糧書」所不喜，他們一定會向民政廳呼籲，託詞請求維持原有情形，假借免再起糾紛更擾民這一類理由（彼時蘇省尚未專設地政機構，有關地政事務，仍歸民廳主管）。但此事已辦結束，案成過去，諒該卷適為趙廳長所閱及，尚不知是明日黃花的舊檔；故誤以我之晉謁，係導於此事有所分辯，乃有此「開門見山」的提示。

在我悟到他誤會的原因，將擬發言說明；彼即以命令的語氣制止道：「不必多說，聽我的！」隨即大開話匣，口若懸河地直講下去。大致由「地籍整理」講起，說到「土地登記」不是根本辦法；欲求徹底解決，必須「土地清丈」。再按談到土地清丈不能由一縣單獨辦理，必須本省全盤的用「經緯儀」定下「三角點」，再根據三角點，才能用「平板儀」從事測量土地面積。更談到經緯儀和平板儀的每具價值以及用法和其出產公司……他所知的淵博，確令人驚奇歎服；雖事隔近五十年，記憶猶新。可是我晉省請謁的目的，竟這樣無法提出了。

我回縣之後，只好顧忌不了許多，決定出境剿匪，臨出發前發一個電報給省方上級，自請處

分；便冒昧地賭一下命運了！所幸我縣係由豫境永城尾追股匪經皖境之宿縣而至靈璧之山區內，因外間猛襲，竟將股匪僥倖擊潰，俘獲亦多，結果並未受到任何處分。這雖是題外話，但我總覺到：我拜見過這位長官，靜聆訓示，該給他「不惡」的印象，未予處分，或由於此；也自忖晉謁雖未能暢所欲言，總算不虛此行。

這位長官，有人稱他有「威」可畏，我卻感覺到他的「才」橫溢，若認為加以「霸才」譽之，似無不可。我又時常感到：以彼之才，猶有誤解他人心意之處，何況如我這樣的庸愚？所以我有「多聽少說」的習性，多少受了這位老長官的啓示。

不過，在公務謁見方面，生平只此一次，到抗戰勝利後，我在鎮江擔任公職，適巧這位老長官攜其女公子返鄉掃墓，又得兩次到旅邸內拜見，一親聲敘。惟行色匆匆，未得暢聆訓誨。今日憶及，何殊夢寐！

財政專家的長官

在蘇省的長官中，當得起「財政專家」的榮譽的，不用說明，大家都該知道：是指趙廳長棟華了。

這位長官是陳公果夫主蘇時，請他來擔任財政廳長的。他到蘇省來，本人任蕭縣縣長。

雖然他是淮陰人，和我們家鄉毗鄰；但從未拜見過。只知他辦理中央財務，建立制度，卓有成效，是一位理財好手而已。及趙廳長履新後，行文到縣，提出過去地方財務的弊端和改革的計

劃以及步驟，都切實中肯，毫不帶有虛飾應付，所謂「官樣文章」的氣息。

記得那時在縣辦公廳內，一週收到財政廳的公文，總會起了一陣激動；大家傳觀，不但稱許洞察下情，竟有拍案叫好的。因為要談地方建設，必須先行健全地方財政。北伐後的訓政時期，雖言改革，但以牽扯到各方面，有些積重難返的情勢，實施時仍多窒礙。省財政廳方面，果能確切了解縣財政積弊癥結所在，更本科學精神，謀合理而可行的途徑來改進；自然令下級的我們，十分振奮，不禁喝采。好像名角登臺，其所表現，畢竟不同！

後來我為謀農民生產計劃，須籌一筆較大款項，想以蕭縣全年田賦作抵押，向銀行借債一事，向主管廳請示，便作赴省晉謁趙廳長的準備。

那時在我的心目中，這位長官既然英明精幹，外型上一定是風流瀟灑、儀態翩翩的一位「洋氣」十足的新人；談起話來也許會「華語夾英語」的表示他的新氣派。誰知在我晉謁請訓的接觸以後，竟和我所想像的卻大不相同。

他是碩壯的北方人體型，衣着儀表並不考究，說話時准陰的口音很重；雖然不能說是「土氣」，但絕無「洋氣」的影子。心裡並喃喃着：假如妄加批評，認為我們這位長官是頗有一些「鄉氣」，倒覺較為切當。

他是深度的「近視」，說話時總是把眼鏡取下，側着頭並圓睜眼珠有些凸出的大眼晴，媚媚傾談。那種懇摯而親切的神態，倒有些令人着迷的

魔力。

在我初次晉謁請訓的短時間內，並發現他吸紙煙的癮似乎不小，面前放着煙聽，一支接一支的一面談話一面猛吸。在那時不會吸煙的我看來，他每天吸煙應該是以「聽」計的。另一種特殊發現：他曾向我說過這麼一句：「你如這樣辦，那才糟糕一莫斯！」「糟糕」之後又加上日語的「一莫斯」做副詞，覺得極爲有趣；大概這位長官，習慣這樣說法，所以嘴邊溜了出來。不過我原猜想他會「華語夾英語」的，誰知意外的來一句「華語夾日語」呢？

第一次見了這位長官粗略的印象已如上述。至關於「公事」上的指示，更是受用不少。總之，我被他真摯而親切的「鄉氣」迷住了。

在我由蕭縣調到銅山以後，我再度晉謁這位長官，聽到他和李崇祐女士（現任國大代表）方告結構，他便約我到他的寓所內相見。那時他的寓所在省府前不遠處的水陸寺巷七號。提到這處寓所，大概是我們老長官臨時租賃的。在以後抗戰勝利了，因我家在上海人口多，想分一部分人口到鎮江來，適巧這房子就賣給我。又因我家各房，無人願到鎮江住家，所以這宅房子空了下來；到我任職江蘇民政廳時，便住了進去。有了這種關係，所以對他的寓所，記得極爲真切。

這宅房子的院落較爲寬大，坐定聆訓時，見這位長官面前還是放着一聽煙；只是看了幾眼，未見他的猛吸，令我不無有些納罕。但在談到忘形時，他卻又伸手取出一支煙，在鼻子上擦來擦去，雖然放下，卻又拿起。有時把煙銜在嘴裡，

並取出一枝火柴作擦火欲吸狀，但又把火柴和煙放回原處。如是循環表演，我漸漸了解這是我的老長官在「天」和「人」交戰時的掙扎了。我當時覺到小德出入，戰敗了無大關係，何自苦乃爾！一時不計身份，像老朋友似的衝口說道：「不關事，來一支吧！」並拿出煙和火柴推到他的面前。他卻嚴拒道：「那怎麼行！違背了諾言，真是糟糕一莫斯了！」我除又聽到他的口頭禪「一莫斯」以外，並從「諾言」兩字的涵義，悟到在「新婚」之後，我似已恍然。然他重然諾和克制的功夫，卻更令人可尊可敬！

總之，我對於這位老長官，接觸時間和次數不算太少。但無論我做了小縣縣長到大縣縣長，和做了行政督察專員，以及我在省府和他還有過一段時期共事（我在省府任秘書長時，趙先生曾應蘇主席顧墨公之請任短時間財政廳長，指導整理蘇省戰時財政），他對我始終是那麼真摯、親切，並不曾以我職務的高低，表現略有差異。

我常想到：「惟大英雄能本色」，我懷疑這位老長官，除去他的品德和才能外，倒令我最欽崇的還是他的「本色」。他是財政界的耆宿，且擔任國營企業和金融機構負責人較久，和他交遊者亦多，該對於「本色」二字很保守的讚語，會予以首肯的吧？

他和我最後在臺北一面時，曾向我說：他腹內已有 Cancer，即將赴美求診，碰碰運氣。我認爲他的氣色很好，不過是過慮而已。誰知到美後不久，便以噩耗聞！爲國家理財的人才言，真是一樁無可補償的損失。

想到他那圓睜大眼，側着頭談話的神情，仍時飄浮在我腦海之中。偶爾遇到趙公子耀東，接談之下，感覺到他的氣味的確有些相像。頃趙公子負責經營國家一個龐大的工業，短期間內，績效卓異，不也是克承遺志，丕振家風麼？

以上是我對於這位舊長官浮光掠影的描繪，自承不能深入。

最後且再轉錄和他的「相知最深、相勉最多、相期最殷的好友」余公井塘所作「趙棟華對於國家的貢獻」一文內末了一段，權當補充，並作結束。

——「棟華爲人甚平易近人。看事多樂觀，做事多積極。遇有困難，口不說苦。勞而有成，亦不誇功。他一生的成就，就是那樣口不說苦，亦不誇功，很平易近人的，竭其心力而作出來的。偶憶從前王荊公評論張水部的詩，稱讚爲『看似平常最奇崛，成如容易卻艱辛。』我移用這兩句話來讚揚棟華生前對於國家的貢獻，似尚無不當。」

這樣入木三分的稱許，自得神髓，又非我這「掠影」之談所能說得出來的了！

另一位「怒目金剛」

徐州革命的前輩中，有人說過：有兩位「怒目金剛」——一位「文」的是劉漢川（雲昭）先生，前文已曾略有介紹；現在談的，卻是另一位「武」的，王東成（懋功）先生。

提到王先生的大名，知他於開辦黃埔軍校時是先總統蔣公的重要助手。稍後東征，他除和何

敬之上將同師長外，還另兼蔣公的參謀長；倚界之重可知。

他任黃埔軍校總隊長(?)時，我好像看過他的照片是帶有仁丹式兩撇翹鬍子的；但以後見面時，卻是光光的嘴巴，這原因是可以解釋的。因為他在黃埔時，年齡不到三十歲，年輕小伙子，留了鬍子，顯得老成，有些「壓眾」的作用；也正如現在中年或老年人硬充青年的樣子一樣心理。不過，不論他有鬍子與否，以相貌及神態言，說他是「怒目金剛」的一型，總是不大離譜。

他是抗戰勝利後接收蘇省的第一任主席，也便是我的長官。因美國的麥克阿瑟將軍會自稱「老兵」，所以把這位長官稱之為「革命的老兵」，尚無不敬之意。

還得補上一句加以介紹的：他是前清末科的秀才，幼年還有「才子」之稱；這也算是這位「老兵」的特殊資歷，大概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。

他留俄倦遊歸來，不久屈任正太鐵路局長，而在民國二十三、四年頃，我又調長銅山。銅山為舊徐州府治所在地，乃交通樞紐。他因公晉京，必須路過銅山。

有一天午前，他突然排闥直入縣府，坐到我的辦公桌前。門房因他氣宇不凡，也未及代為通報。我在驚愕之際，這位客人便哈哈大笑道：「我是專程來拜候父母官的！」隨手取出一張名片，自我介紹，這便是我和這位「怒目金剛」認識的開始。

記得他那哈哈大笑的聲浪，震撼屋宇，惹得縣府各科室的職員，都圍集到我的辦公室外，來

探詢發生了什麼事。有些像唱「珠簾寨」，李克用見到程敬思那種激動而興奮的大笑氣派，可以說得上「不同凡響」！這點印象深刻，令人久不能忘。

他是銅山的東南境雙溝鎮人氏。雙溝鎮和安徽靈璧以及蘇省睢寧邳縣都接壤，產高粱酒頗有名。他以公務鞅掌，不及趕去雙溝，只好過屠門大嚼，到縣城訪問一番，藉慰鄉情，他稱我是「父母官」，亦由於此。而我和他的訂交，便這麼湊合的。

在「哈哈大笑」一陣之後，他便拉着我到東關外小館內小飲，話還投機，倒有「樂莫樂於新相知」之概。但我總覺到面對着這位資深望重的「革命的老兵」，不無有些自卑之感。

以後他每過銅山，我們總得晤面，雙方自然拉得更近，不過那時和他的夫人還頗生疏，只記得在專車上一面，僅認識而已。

在我調離銅山之後，接着對日抗戰，相近十年的時間，彼此睽違，無緣互通聲息。到民國三十二年，我由蘇北到了重慶，向中樞辭去蘇省民政廳長職務後，彼此才又有了聯繫。

他住在重慶郊區的一個山脚下面，山坡上係何敬之先生的公館。據說王先生住的房子屬於公館的別院，是何敬公送給他住的。那時他在軍方有一職銜，我在委員長侍從室也有一名義；彼此均無多實際工作，因而晤敘時間較多，約晤的地點，大都在他的住處。因為他家總是存有幾瓶大麴，可助談興。

他酒量不大，但與致頗豪。素本健談，一杯

在手，則更見豪放。假如說他近於燕趙慷慨悲歌之士，倒有幾分相像。同時也想到：在徐州南門外的雲龍山上有金山陳陶遺先生題的詩，內有一句是「山河不改英雄氣」，他正合是徐州出生的帶有粗獷色彩的人物，也正具有一些所謂「英雄氣」。想當年他的同鄉劉邦、項羽等輩，不是多少有這一種氣派麼？

附帶要一提的，就是王先生的夫人——亦即知名的「王太太」。因我不時到他家叨擾，自然也便熟悉。

王太太也是徐州人，乃舊式婦女，不曾進過學校。但好發議論，確多卓見，正如梁任公的詩句所詠「眼中只欲無男子，意氣居然我丈夫」之概，有時對她於政治上的見解，不但令我輩傾倒，並足令雄辯的王先生不能予以折服。我曾想到她的老鄉呂雉(漢高的呂后)，有雄才、有大志，不也是未曾讀過書的鄉下人麼？子路曾說過：「何必讀書，然後為學！」這話雖受孔老夫子嚴加申斥；但從事實上看來，不能不承認有些道理。又我那時偶遇到另一位夫人和我談起，說是有一次聚會，大家嚷着：「王太太來了！」時蔣夫人亦在座，隨即糾正道：「不是王太太，該稱做太太王！」從這語意也可以體會出，她真是不凡的女性了。因她是王先生的「內助」，對於王先生的政治生涯，不無有點影響，因而附帶一提。

不久這位「老兵」被發表任江蘇省府主席，堅約我襄助建立敵後政權，我在內心裡實不願答應，其原因為：1.做朋友和做部屬是兩回事。做

朋友是純情感而平等的；如變爲長官和部屬的關係，便夾雜一些利害和職級的心理在內，相互間關係改變不易適應。因而朋友做了一次部屬，往往凶終隙末，把情誼一筆勾銷，甚而反目成仇。

2. 我曾在江蘇毫無建白；何必再作馮婦，首獻其醜？且省府不能入境，又有何展佈？——基於這種看法，因堅決推卸。當曾逃匿他處多日，終於因他糾纏不清，並多次尋訪，還是被他「捉」去了。那時流亡的省府，暫設於安徽阜陽縣（潁州）的鄉間，編制較簡，僅設政務、軍事和總務三廳和秘書處；我便擔任了政務廳長的名義。到阜陽不久，我們的「主席」便和總務廳長大鬧起來。

這位廳長姓陳，原是王主席的老友，更是在重慶時王公館的貴賓。他錯覺地把那時的「省政府」仍認爲是「王公館」；自己仍以爲是「貴賓」身份；環境突變，無法適應。竟衝動地爲着「禮貌」問題，而鬧得難於收拾。雖然由我斡旋，諷勸「陳廳長」辭職了結，但是也給了我更加警惕。想到當年劉邦，帶着豐沛子弟打天下的時候，他的「老鄉」可以和他置酒高歌，「拔劍斫柱」，依現在的情形來說，就是他們高興起來，拔出手槍向天放了一條子彈助助興。可是到了叔孫通定下朝儀，劉邦也坐上皇位，即便豐沛子弟，還能那樣的忘形撒野麼？看到戲劇的「當爐豔」，演大文學家司馬相如和富婆卓文君到成都開茶館，他倆已變成「茶房」，曾自白道：「裝龍像龍，裝虎像虎」；政治舞臺上，不是也該認清自己身份，要表現得「像」麼？可是我也懂得這個

道理，但仍時時恐懼做的不「像」，不及格。

意外的日軍投降，我們穿着破舊的服裝，分別坐着土車，騎上小驢，浩浩蕩蕩地在日軍儀隊遠到浦口盛大郊迎之下，進了南京城，奉令忙着接收。而我們的省主席，由皖北的茅屋牛棚裡，忽然住入僑行政院的豪華官邸內，轉眼間的環境變化，真如黃梁一夢。而我們主席在接收的處置方面，分別緩急，有條不紊，這時才顯出這位「老兵」的精幹和才華。可知蛟龍得水，方見神通。

在我奉令到蘇州（吳縣，僑蘇省府設於該處）接收僑省府任務完成之後，因報請中樞，歸還舊制，省府仍還鎮江，並應改組。

改組後的省府，主席連任，我則調任民廳，仍追隨這位「老兵」，期能風雨共濟。好像一個劇場正式開幕了，不論生旦淨丑、主角配角，都想各顯身手；最低限度，不要令蘇省觀衆看下去，或喝了一聲「倒好」！

這位長官精力充沛，已令人驚佩；而即知即行，劍及履及的表現，更非常人所及。往往清晨去南京，夜間趕回，便想到要辦的工作，電話通知有關機關，嚴令漏夜趕辦，不得片延。真是朝氣蓬勃有聲有色！

不過省政有關民政方面較多，我這個較重要的配角，以功力和表演太差，實在配合不上。固然那時情形特殊，不易討好，但像我這樣做「部屬」的，總覺到對不起「長官」，有辜負他的識拔和倚重。

至於說到我的表現，不能配合這位長官的要

求，總嫌說得有些空洞和抽象吧？且再嘮叨的多談一些。

我對於這位長官是有私人情感的，高攀一點說，可以算是朋友；但對於行政的見解，我總是有些成見，難於悉行放棄。在公餘的時候（多在夜間），交換意見時，總不能完全默契得個圓滿的結論。因而惹得這位長官，常有無可奈何地發了如下的幾種牢騷，作爲收場：

甲、「你這個書呆子呀，我拿你真沒辦法！」

乙、「你對於政治看法，還差的遠；該聽我的！」

丙、「從政幾十年，你竟不知如何搞政治，真怪！」

丁、「我了解政治行情比你多的多！」

這雖是又氣又急的說法，雖然夾雜着友情在內，可是我有些自尊心，還是忍受不了，總是帶着「拂袖而去」的神態，說道：「好啦，我走開，我本來不要幹！」

這種不像部屬對於長官的禮貌，總算失態。可是他卻攔着門拉住我，哈哈大笑起來，連聲說：「你我弟兄好商量，不要激動，娃子氣！」有時來不及攔住，我剛到了住處，他也跟着趕到，還是軟纏。我和他就在這情感和理智混淆不清情形之下拖了下去。

然而這位長官，對我卻另有高妙的招式，好像苦心顧到我的顏面——

他找我作一次親切的商談，他說：「我們爲鄉邦服務，總要了解下情，做我們興革的參考。」

希望你到各縣親自詳細巡視，搜集資料。這內部的事，由我來負責，你民政廳的事由我權代，你可放心吧？哈哈！」

長官想了解一下情，勤求民隱，你能反對麼？尤其在情誼方面說是婉商，在公事方面說是命令，只有遵辦了。這種措施的目的何在，我也有所察覺；但妄加猜疑，自屬罪過，所以我仍以風雨同舟的意願，欣然接受。

在我外出觀察歸來，他又向我說：「省府已報請中樞在蘇北設置省府辦事處，駐淮陰，要我負責。並說他負責江南，由我負責江北，二人分治，益可見功云云。這當然是漢文帝厭惡賈誼的「痛哭流涕」把他送到長沙去的再版；而我離開民廳外出觀察這一階段，民政廳所主管的業務，如戶政、禁煙及兵役等要政，在主席指導下，都受上峯的嘉獎，益覺自己不能稱職，不能再行懇切求去。又恐仍受「慰留」的糾纏，不得不到南京請幾位老朋友加以指點。

時內政部的彭昭賢和胡次威兩次長，以及程厚之參事，都是江蘇舊同仁，可以談得來，所以我到部內向他們求教談到這問題的癥結，還是胡次威兄幾句話十分顯豁，足以發聾振聵。他說：「你要幹，就得聽話。譬如主席要你半個月辦好戶政，你最好十天內便辦好了；要你兩個月辦好禁煙，你最好一個月便辦好了。以此類推，保險你一切順利，皆大歡喜。須知你是主官下一個零件，必須配合。省的責任，是交給主席的，不是交給民廳。主席有『能令』的職權，民廳只有『受令』的本份，你讀過四書吧？『既不能令，又

不受命』，你想幹什麼？」

這開玩笑也帶一點憤激之談，自然有其至理。程參事又加上一句道：「你不要誤認你們中間有情感的存在，那是因為你有接受忍耐的弱點也可說是別人所認為的優點！」

一語驚醒夢中人，我即告病假住到上海一個醫院內，堅臥不起，雖蒙這位長官由鎮江遠臨病院內勸解，未稍動搖，終於辭去民政廳職務，得到解脫了。

我對於這位長官，雖未能和他共同進退，有始有終，但和他私人情感上卻依然存在。東渡後，我個人還是他的座上客，談笑風生，依然像在重慶當年。而我們擠在小飯棚內，一碟豆腐乾，一把花生米，各引壺觴，放言無忌的時候也不少。可是我們不多談到對於行政的作風和見解，藉免有所爭論。只是他有時還稱我「書呆子」，勸我少寫不合時宜的如「從政罪言」一類的文字。他的「哈哈大笑」可以算是他註冊商標，也是隨身法寶。在尷尬場面下，常會來這麼一笑，發生「煙幕」的功能。

他的精力，確實過人，每天面前放着極醜的一杯紅茶，放了一聽紙煙，不停的喝，不停的吸，還不停的講，即使夜色深沉，還是毫無倦容。有時對於部屬，口不擇言，如感覺到有失禮貌，令人難堪，使用他的「法寶」大笑，加以彌縫。常讀史記，見劉邦踞床洗足，酈食其晉謁，即開口便罵彼為「豎儒」！那種神味，這位長官倒很像他的老鄉。其他方面我不敢妄有品評，且

就記憶中雜錄幾樁瑣事，藉供參閱。

甲、和他共事很久，且係忘形的老友，湖北陳紹虞（言）先生，他被邀擔任蘇省府秘書長，他常向我說：「東公主席，是著名的『眼尖手快，拳打腳踢』的一把能手！」這八個字的讚譽，我認為極為恰當。

乙、我和這位舊長官的夫人（即我們所習知的「王太太」或「太太王」）很談得來。有次她向我談起往事，並加以檢討，她說：「我們的王先生，的確大靈活；但也足以誤他！」她和東成先生是最親近的人，不無有些代為謙虛；但也不可供參考之處。

丙、在我們初到鎮江視事時，主席東成先生曾和社會部長谷叔常（正綱）先生同到上海募款賑濟。集會地點，聽說在永安公司大樓內的天蟾舞臺，被約集者自以蘇省籍的神商學界為主。經他們兩位大聲疾呼，成效殊為可觀。這且不提，稍後我聽到一位住上海的朋友說：他在那次集會中也被邀參加，無異到天蟾舞臺看了一齣「丁甲山」，由兩位有名的黑頭來演唱。一位是郝壽臣，一位是金少山。因問其詳，他又說：那谷部長噴口有力，音出丹田，是否有些像郝壽臣？至於王主席高大聲宏，吐字嘹亮，也該是金少山。他倆的搭配，各來一段，字字入耳，真是過癮。當時聽了，忍俊不禁。有些接觸過這兩位先生的朋友們，想起這兩位先生的嗚咽叱咤的神情，把他倆比做兩位黑頭，也許會付之會心一笑的。

丁、有一次在臺無聊時，王先生又約我到小飯棚內對飲，他悄悄地對我說：「不為無益之事

，何以遣有涯之生？我前天到關西摸骨了。」但我實具有意外之感：因而問他：「怎麼想到幹這個？」他說：「無聊嘛！有人安排好要我去，也就不妨試試看。」我問：「怎麼樣？」他便開了話匣，敘述經過：

「我到了關西，把吉普卡放得遠遠的，步行到了摸骨處所，自承是小商人，請問生意是否做的順利。但摸骨的一摸，便說：你怎麼是商人，你老早是將官，少年得志。再一摸後，又說：你還是封疆大吏呀！又摸下去便說：你現在職務也像無職務，可以拿點錢，開開會，可是抓不到印把子……你瞧，他怎麼說得這樣逼真，豈不令人毛骨悚然！」

聽到他的語氣，他已「信」這一套了。因說：「這是說過去和現在的情形呀！將來很重要，更該做一個預測。」

「摸骨的說我在七十三歲，一定要大動一下。」他說。

「這一大動，該做院長了，預先恭喜你。」我邊說邊敬他一杯酒。

他接着說：「假如我做院長，還得『捉』你去幫忙。」

「謝了！你做你的漢光武，我做我的馮子陵。假如能擠到飯棚裡吃杯酒便好啦！候着天文臺上報告『客星犯帝座』吧。」我說。接着引起他的哈哈大笑，這笑聲還是和他初到銅山縣見面時一樣的人。

他到了七十三歲時也真是「大動」了，卻是竟然大動到「天國」裡去！你能想到麼？

寫了這幾項零星往事，也算對於這位舊長官增加一點印象。在他仙去之後，接着他的夫人以貧病交迫，淹滯床褥多年，祇有她的幼女六小姐以工作所得，予以調護醫療（六小姐出生後，即由李明揚師廣先生撫養，故仍為李姓），亦已逝世。是所謂「怒目金剛」及「巾幗英雄」兩位伴侶，已先後遠離塵寰了，偶一憶及，殊深懷觸。每經「奇岩新村」他們的故居，不免仍有重過黃蘗之感。

主蘇政時的陳果老

提起這位長官，被我們習稱為「果老」，或「果夫先生」，自然是「名滿天下」，無人不知；但有時「謗亦隨之」，並無可否認。惟其譽其謗，不在我的意中；更無須「訾辦檄樹」，費詞論列。我是他的下屬，只把我對於這位長官，就個人做部屬的一段印象，忠實的吐露出來而已。

我對於這位長官，頗以受「親炙」時間太少為憾。這點且先加以略述。

我於做縣長時雖曾以同志愛護，當選在蘇省黨部濫竽充任「委員」之列；但既不到省工作，尤無時間拜謁過這位主持黨務的前輩。直到他主蘇後，我才以蕭縣縣長的身份，作生平第一次的例行晉謁。

初謁這位「名滿天下」的長官，緊張而激動的心情可想而知。但至拜見之後，卻又令我大吃一驚，幾乎不相信我目前所見的便是心目中一向印象很深的「果老」。

他瘦弱的身材，着了便服長袍，還罩上一件

湖色的馬褂，像位僧書生，也像老學究。左手的袖籠裡，還籠了一隻茶杯式的痰孟，不時把痰吐到那裡去。右手時到長袍的袋子裡，取出摺疊式的黑緞子瓜皮小帽，戴到頭上，又行取下。這種瓜皮小帽，記得在辛亥革命後，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，曾一時盛行；以後只有在文物館內還有陳列，不再看到了。頃得重見，似乎文明戲裏演蔡松坡那一角的裝束，又在眼前，怎不令人納罕？

在簡單報告縣政後，靜聆訓示；更出意外地只說了三兩句，便像有「送客」的表示，因而只好匆匆告辭。這一點印象深刻，分明記到他祇是說：

「你在縣內情形我知道；該見見辜廳長！」那時民政廳長，是山西辜仁發先生，因我已見過，而所謂主席的「訓示」，就是這麼意外的結果。

雖然沒有什麼言語的「訓示」，可是事後的追憶，倒像吃橄欖似的，漸覺很有味道。因為他的表情極見溫和而誠摯，對於我的報告，注意的聽，尤其凝神觀察我的神態，並非怠慢和漠視；這一種感召和默示，又絕非言語所能表達的了。古人有謂「無言之教」，大概就是如此吧？

至於那一時期，省政的表現，如財政、保甲、禁煙等各要政，以及那時的政治風氣，這裡都不提及，因為這一些屬於另一評估的範圍，不必多所牽涉。

以後我謁見這位「長官」的時間很少，記得由蕭縣調長銅山時，由銅山調松江區專員時，以

及松江不守到省述職時（這時省府已以抗戰情勢逆轉，奉令改組，並將撤離鎮江），都曾例行請示或報告；也只此三、四次。但我的印象是：

(一)他聽的多，說的少。
(二)他對於部屬所請，一答應或一領首便屬定案，絕不應付。

(三)如認為不可，無論如何，無法動搖。
(四)對於公事表示很嚴肅，但非公事的閒談，多心細於髮，觀察入微，且饒風趣。（彼編之「小意思」集，可略窺一斑。）

(五)對於醫卜星相，以懷疑求證態度，時抒新解，補充談資。

對於這位長官，做部屬的我，以管窺之見說來：他的是非分明，不作調人，及政令頒發務期合理而必其實現的精神說來，個人是如七十子之於孔子，中心悅而誠服，並覺到給我們做人方面許多啓示。他久作古，墓木已拱，我尤庸朽，一無所成；雖親接清芬機緣不再，但仰慕彌殷。自維私衷推崇，既非有所干求之「諛」，更無暇計及他人對彼有求全之「謗」。

最後再想到這位長官幾樁瑣事，附錄於次，藉作補充。

其一：有次我在公事報告之後，即起身辭行之際，這位長官說：「中國醫學，以幾千年『歸納』的綜合所得，不無有重視的價值。你的朋友汪抱玄（寶璋），他是有些『洋化』，不信這一套。他牙痛一定要找西醫。西醫說：牙該拔去，他自然照辦；再說：牙會傳染，附近該多拔幾顆，他也相信。假如中醫說：不須拔掉一顆，有止

痛辦法，他一定掉頭不顧的。……」這本是不相關的閒話，為什麼要引到呢？抱玄兄「洋化」與否，毫不相干；而我把這事也淡忘了，不會和抱玄談過。但我和抱玄自幼即相知，情如手足是實情，他那時於巴黎求學，初返國門，還不會在蘇省黨政方面，擔任什麼工作，這位長官為什麼肯定地說我和他是「朋友」呢？

其二：我在銅山縣長任內，黃河於魯西決口，洪流直注縣境，我在境內微山湖搶築長堤防堵，至黃水漸見退落，方與民衆額手稱慶之際，突接這位長官的火急長途電話，令告知在河堤上督工的我，說是即起大風，須嚴密防護堤岸云云。果然兩天後，東風大起，堤防受了嚴重的損毀。那時無測量氣候的科學設備，怎麼能確定的呢？

其三：八一三的前夕，倭寇亟謀在淞滬啓衅。我中樞為防禦計，內定王敬久（又平）將軍，作該方面的指揮，外間並不知悉。王事先到鎮江與省方聯繫時，果老即電話時在松江的我，謂給假三日，即到省任接待王將軍之職。並說明我和王可傾談一切無稍隔閡云云。我和王確係莫逆交，可一切忘形；但知者不多。這位神妙莫測的長官，怎麼知道這一些私人間的關係？

其四：浦東南匯縣的王良仲兄，豪俠富貴財，熱心地方公益。我到松江任行政專員時，彼適因地方事受困擾，頓感消極，杜門謝客。但因浦東建設，必須請其出而倡導，我因登門請其出山，勿呈消極。這是我與良仲論交之始。以後他才到省謁見果老，並任省黨部委員等職。所以我該知良仲情形最多，彼對於果老則相見較晚了。東

渡後，聞果老病於臺中，我往省視。詢及良仲情形，因略將所知陳述，並深以其不知共匪狠毒為憾。談及其家庭情形，猶憶及果老時病已失音，係用筆談，於面前的紙上書「其子女非一母」數字，這真令我萬分驚駭！良仲一家四口，其夫婦及子女各一，我都熟識；為何有此情形，不能令人無疑。嗣加詳查，確係如此，是果老如此神奇，又怎能不令人咋舌！

寫出以上幾點瑣事，這位陳果老不真如演義小說上的諸葛亮、劉伯溫等人知陰陽，精八卦，神乎其神了麼？我卻認為是由於他虛心、細心更能用心，觀察的精細，剖析的正確，才能知人之所不知而近於「神」。有次曾談及何以預知將起大風，果老則謂入秋後，天氣清涼，忽然暴熱，因而測知；其他事例，自亦類是。說明了更感區區心浮氣躁，不知深思熟慮，枉受舊日長官的感化了。

（全文完）

浩然集

喬家才著

本全集共收集喬家才將軍精心傑作「鐵血精忠傳」。「戴笠和他的同志」。「關山煙塵記」。「海隅叢談」。「為歷史作證」五巨冊合訂為「浩然集」一部定價台幣壹仟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

①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，江蘇省政府主席陳果夫（前排中）與軍政高級官員合影。
② 陳果夫主席（左二）元旦閱兵時之情景。（文見85頁）

